

独幕话剧

家务事

陈桂珍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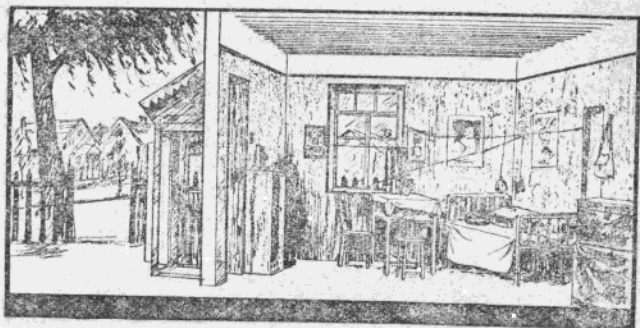
· 独 幕 話 剧 ·

家 务 事

陈 桂 珍 著

黑 龍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年 · 哈 尔 濱



時間：1955年夏末的一个星期天。

地點：某工廠工会主席的家里。

人物：孫貴林——某廠工会主席，共產黨員，三十多歲。

吳玉珍——孫的爱人，二十八、九歲。

孫 母——五十多歲。

大 寶——貴林子，九歲。

二 寶——貴林次子，剛生下三四个月的嬰兒。

李樹方——工会宣教委員，共產黨員，二十四、五歲。

王鳳蘭——樹方的爱人，青年团员，二十二、三歲。

吳玉琴——玉珍妹，十八、九歲。

馮大嫂——某工人的家屬，三十多歲。

布景：孫主席的家里，室內設有一張木床及桌椅、衣櫃、皮箱等簡單家具。从窗戶望出去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是一个工廠住宅区。門外是一座小庭院。右門內室是厨房和孫母的臥室。

幕啓：孫主席正在寫什么，看样子他是有些煩躁不安，还似乎有点寫不下去了。不多時二寶哭起來了……

孙貴林：哭，哭，一天到晚你老是哭。（二寶大聲哭）噢，噢，別哭了，你媽就來了。（抱起二寶）噢噢噢，（二寶仍哭，孫從床上拿起一個毛茸茸小狗）你看小狗要咬你啦，汪汪汪，汪汪汪，哭，再哭就放你这兒叫你老哭。

吳玉珍：（由廚房出，兩手是面，抱起二寶）噢噢，說你个什么好，癩子打圍坐山喊，你就不会伸伸手抱抱他，还能累着你啦。

孙貴林：你真会說輕巧話，你看我这总结八字還沒一撇呢，哪有工夫抱他。你先哄哄他，完了再做飯嘛。

吳玉珍：你沒看我正合面呢嘛，能倒出手來嗎？（對二寶）來，跟你爸爸玩一玩，媽給你們包饺子吃。（對孫）担待点吧，我的工会主席，在家还不得起个帶头作用啊！（進廚房）

孙貴林：（對二寶）哎呀，真够呛！我这一点头緒還沒弄出來呢！哪有工夫抱你呀！（對着廚房）哎！我說，还是給你吧，你們娘倆在一起合面还快点。

吳玉珍：还把孩子往廚房抱，那廚房像蒸籠似的，敢你不怕熱了。

孙貴林：再不送到他奶奶床上去，反正掉不下來。（邊說邊送下）

吳玉珍：反正叫你干点活比什么都費勁。

〔由遠到近。〕

孙貴林：看不哭了吧，什么事你得找竅門。

吳玉珍：反正你就知道躲輕靜。

孙貴林：躲輕靜？你看看我这一大堆总结，我像你呢，一天就那么点事，除了鍋台就是当院；而我那么个大工会

……（孩子又哭）

吳玉珍：你看看把孩子哭的，你抱抱他就不行？可倒好，回家啥事都不管，油瓶子倒了都不扶。

孫貴林：你看誰家男人一天老抱孩子！

吳玉珍：那这个孩子就是我一个人的？

孫貴林：別瞎叨咕了，孩子要睡了。

吳玉珍：哭乏了嘛，還不睡。这回你可好，省得就誤你的大事。

孫貴林：那当然啦，工作就重要嘛，就拿我們工会來說吧……

吳玉珍：还吵吵，吵吵醒了还得你哄。你抱他一会吧，我还得合面去。

〔把孩子交給孫，下。〕

孫貴林：我这一早晨時間都讓你給我就誤了，要不然我能做多少事？生產建設，哪一个人不得像兩個人一样，你可到好，一天就知道吃点、喝点、鬧点，完了还得讓人抱着。我要一天老抱你那工作还做不做了，社会主义还搞不搞了！啊？小家伙，在这睡吧，可不許再鬧了。（想了想）还是上你奶奶那去睡吧。（把二寶送下，回來又坐下寫總結）咳！可清靜会了！

〔李樹方上。〕

李樹方：孙主席在家呢。

孫貴林：啊，小李子，坐吧。

李樹方：孙主席，今天的家屬会咱倆先研究研究……。

孫貴林：我哪有时间，我的總結還沒寫完呢。

李樹方：怎么？還沒寫完。

孙貴林：唉！別提了，過去我寫什麼總結也沒費過這麼大勁。這回可好，我寫了一早晨也沒寫出個名堂，寶兒跟着哭，他媽跟着鬧，真沒辦法。

李樹方：要我說呀，過去咱們跟本就沒理這攤子事，就是心里沒底。叫我說，就是孩子不鬧你也不一定能寫出來。

孙貴林：有什麼做的，破瓶子、亂罐子、鷄毛蒜皮的沒個完。

李樹方：我說主席呀，你可別瞧不起這些事，弄不好照样影響生產。我看，今天的家屬會還得你去講一講。

孙貴林：小李子，一個家屬會每次也都讓我參加？家屬有家屬委員，工會幫助他們張羅張羅就行了。對！再不，一會你代表工會去講一講，把咱們昨天會議的精神傳達傳達就行了。

李樹方：我是宣傳委員，你是工會主席呀！我怎麼講也趕不上你去講帶勁。這兩次支部會，張書記一再提出，說咱們的家屬工作總也沒做好，影響了工人的生產情緒，……

孙貴林：那就怪了，工會還能保證他們老婆孩子不打啣啣？張書記也怪，為什麼老注意這些事！小李子，你說那老娘們的事管起來還有個完哪？

李樹方：主席呀，你可別看不起這些事，我剛才不是說了，做不好照样影響生產。

孙貴林：那可不行，誰要是因為家里事影響了生產，就應該狠狠地批評，別一天吃飽了沒事干。小李子，明后天咱們有時間召開個會，動員大家保證把自己家管好，別因為家里長家里短影響了工作。

吳玉珍：（在廚房突喊）哎喲……哎喲……

〔李、孫一驚。〕

孫貴林：怎么啦？

吳玉珍：（由廚房出，邊走邊用手捂腳）

李樹方：怎么的啦？大嫂。

吳玉珍：爐子上掉塊磚，正砸在腳上。（對孫）我和你說了
多少遍了，爐子都快散架子了，讓你寫個條子請房產科
來人修理修理，可你就沒在意。

李樹方：不要緊大嫂，我給看看去。（進廚房）

孫貴林：別頭痛埋怨灶王爺了，再不說你笨，大活人叫塊死
磚給砸了。

吳玉珍：還說人家笨呢，跟你說多少回了，請人修理爐子，
可你就沒放在心上。

孫貴林：这点事也得我去办，你在家呆着干啥，你就不能去
一下？

吳玉珍：房產科那么远，我能抽开身子嗎？你下班从那路
过，順便到那說一声就不行？人家男人下班都能幫家干
点活，你可倒好，白天忙，黑天忙，星期天还忙，也不
知你一天忙些什么？

孫貴林：你說我忙什么？我忙生產，忙工作。我像你呢，一
天就知道家里長、家里短的，你就沒睜开眼睛看看全國
为了社会主义都忙成个什么样了！也就是你吧，一天老圍
着小家庭打圈子，一点也看不到社会远景，死落后。

吳玉珍：我落后，我願意落后啊？

李樹方：哎，大嫂，別生气，爐子修好了，还能將就使。回头
开会的时候，順便到房產科去一趟，讓他派个人來修理

修理。大嫂，怎么样，脚不要紧了？

吳玉珍：不要紧，好了。（對孫）哼，就你一个人進步就到社会主义了。（下）

孙貴林：看見沒有，小李子，一天就跟你这么“橫”不講理。

李樹方：还是你对她的帮助不够哇。其实家务事也不輕啊，有时間你也應該帮把手。

孙貴林：說实在的小李子，家务事我从心眼里往外不願意管，油、鹽、醬、醋、乱噲噲，噲噲的腦袋疼。再說那工作还忙不过來呢，哪有閒心管那个。好哇，在家多呆一会，不好哇抬腿就走，沒那么再好的了。就拿今天的事來說吧，本來是星期天，心想把这个总结寫出來，可就沒讓你寫成。

李樹方：一个大星期天，你也該休息休息嘛，把家里的事料理一下。

孙貴林：我哪有那些工夫。就是不忙吧，和同志們在一起玩，也比在家呆着听孩子哭老婆叫强。

李樹方：你提起玩，我想起來了，昨天咱們那个联欢会搞的还真不坏呢。

孙貴林：这样晚会一个月搞一次还行啊。

吳玉珍：你們沒事还能参加个晚会，輪到我們这兒就什么都不行了。

李樹方：怎么又不行啊？昨天晚上那个晚会，不也有不少家屬参加，你也可以去啊。

吳玉珍：我一天老在家呆着，上哪知道你們什么时候有晚会？

李樹方：孙主席回家沒有告訴你嗎？

孙貴林：我，我这总结还没写完呢，哪有心想这些事。

李樹方：看你，不是你通知大家的嗎？讓帶着老婆孩子都參加，說什麼家屬支援了生產，也該共同享受幸福，……

吳玉珍：哼，幸福，一个家庭妇女还有什么幸福！

孙貴林：你別不知足了，这个家你当，掙了錢交給你，动不动你还給我提个意見，这还不叫幸福啊？

李樹方：我看这不叫什么幸福。大嫂，今天俱乐部还有电影，你去吧。

吳玉珍：几点鐘开演？可不是怎么的，我好几个月都没看电影了，真該去看看了。

李樹方：六点鐘开演，你去吧，讓孙主席給你抱孩子。好！我得回去了。

吳玉珍：忙什么，小李子。

李樹方：我得布置布置会去。孙主席，今天的会你一定得參加，你考虑考虑，我走了。

吳玉珍：有工夫來呀，小李子。（自言自語地）今天早点吃飯，吃完飯咱也去看看电影去。

孙貴林：电影还没看过，有什么看头？

吳玉珍：看电影有什么不好，行你去就不行我們去？

孙貴林：你怎么能跟我比呢，大热的天，人又那么多，你抱着孩子也不怕麻煩！

吳玉珍：你別老拿孩子借口，冬天怕孩子冷，夏天怕孩子热，有了孩子就算遭罪了，行你們滿山放火，就不行人家屋里点灯。

孙貴林：你这話說的，咱們不是工作性質不同哇。管好家务帶好孩子，这是你的任务。

吳玉珍：那这个家就是我一个人的，你就没有一点責任，是不？

孙貴林：算了，算了，和你講不出什么名堂來。吃飯吧。

（珍進厨房）真是明人一点就透，愚人棒打不回。

吳玉珍：飯擺好了，去吃去吧！

孙貴林：媽呢？你怎么不讓她吃飯。

吳玉珍：媽提煤去了。

孙貴林：我和你說過多少回了，媽上歲數了，你別老讓她干活。

吳玉珍：我長几只手啊？家里这么多的活，我一个人能干過來嗎？

孙貴林：宝兒呢？

吳玉珍：一早晨就跑出去了。

孙貴林：（進厨房）

王鳳蘭：（在院中）吳玉珍，吳玉珍。

吳玉珍：誰呀？哦，是鳳蘭呀，快到屋。

王鳳蘭：行啊！哎，大嫂，今天午后一点鐘在俱乐部开全体妇女大会。

吳玉珍：什么事啊，还开大会？

王鳳蘭：學習五年計劃呀，还听家屬工作報告，你可得去呀。大嫂，你这兩天怎么不上識字班了呢？老师还讓我找你哪。

吳玉珍：你看这个家都把我拖住了，剛上了兩天識字班孩子就病了，他爸爸就什么事也不管。

王鳳蘭：这回你去吧，成立托兒站了，再不学就讀不上了，眼看到社会主义了，再当瞪眼睛还行啦。

吳玉珍：可不是怎的，我也是着急呢，上回学那几个字都忘了，留的作业都不会写了。

王鳳蘭：叫孙主席教给你。

吳玉珍：他，他还能教给我了。

王鳳蘭：要不然，等有工夫咱俩个在一起学。我得通知别人去了，一会你可得去呀。

吳玉珍：（看着王背影，长出一口气）看看人家，人家也有个孩子，我也有个孩子，人家就能学习学习。

孙貴林：（由厨房出）誰？找你干什么？

吳玉珍：鳳蘭找我开会去，你看怎么办哪？今天是咱这个街道買米的日子，我还得買米去，衛生值日还是我，我还得开会去。

孙貴林：你不好计划开做。

吳玉珍：计划，计划，你今天星期没有事，不好帮助我把米買回来，我不就有工夫开会去了。

孙貴林：反正你就看上我了，家里的事你自己管吧，我不管。

吳玉珍：家里的事就好像是輕巧的，人家这两天識字班都不去了，你看看我这作业都不会写了。

孙貴林：行啦，行啦，有工夫再说吧。

吳玉珍：一个星期天，你上哪去呀？家里一会也呆不了你？

孙貴林：外边工作这样忙，我在家呆着行嗎？（穿衣要走）

吳玉珍：人家都有个星期礼拜的，就你这么忙。你看小李子，老馮大哥，都能帮家干点活，你呀油瓶子倒了都不扶。

孙貴林：（更煩惱地）你可别叨叨了，这一早晨我竟听你的

了，吵吵吵，吵吵吵，吵吵的什么都沒干成，（走）真煩人。

吳玉珍：煩我，哼，我早知道你。小宝，小宝！

小 宝：（跑上）媽，你叫我干什么？

吳玉珍：來，媽告訴你話，跟着你爸爸点，看他上哪去。

小 宝：我爸爸也丟不了，我看他干什么？

吳玉珍：叫你去你就去，好孩子听媽話，一会媽給你買糖吃。

小 宝：我還沒吃飯呢，挺餓的。

吳玉珍：沒吃飯，媽給你拿饅頭吃。

小 宝：我奶奶回來了。

吳玉珍：（把饅頭給寶）去吧，剛才告訴你的話別忘了。

小 宝：啊！（跑下）

吳玉珍：媽，提不了这么多，你不好少提点。

孙 母：唉！腰酸腿痛的，多提点，省多跑腿。

吳玉珍：（接過煤）你吃飯去吧，媽。（娘下）

小 宝：（跑上）媽，你看我的小皮球坏了，你再給我買个新的吧。

吳玉珍：買个新的得多少錢哪？

小 宝：才三角錢，媽，你給我買一个吧。

吳玉珍：沒那么多零錢，快去玩去吧。哎，我不讓你看看你爸爸嘛，你怎么回來了？

小 宝：你不給我買皮球，（跑下）我才不給你看呢。

吳玉珍：宝兒，这个死孩子。（在桌子上找東西，忽然在孫主席本子里翻出一個紙條來，很奇怪地打開看，唸）李什么芳，当間那个字念什么？（想了想）李什么芳，明

早八点有事。李芳是誰呢？啊，原來是有約會呀，怪不得一早起來就走了，還說忙呢。哼，李芳這不是女人名是什麼？（把紙條放在兜里）我看你這回還說什麼。哎呀，快十點了，買米去。（找購糧證）購糧証哪去了，好呀，購糧証呢？在這兒呢，真是有錢不置啞叭物。
（穿上衣服拿好面袋）媽呀，你吃完了飯把碗刷一刷，掃掃地，把屋子再收拾收拾，再聽點孩子別讓他哭了，我買米去了。

小 宝：（寶跑上）媽呀，媽呀，你看那些孩子要打我。

吳玉珍：誰打你，在哪兒呢？

小 宝：那不是都在那兒呢。（向窗外指）

吳玉珍：（聲色俱厲地）也太沒王法了，你們憑什麼打人？

〔遠處小孩聲：他把我們皮球給扔了嘛！〕

吳玉珍：還是你們招他了，要不就給你們扔了。（回頭對寶）

你这个死貨，打你就知道往家跑，他打你，你就不会打他！去吧。

小 宝：媽，你上哪去？我也去。

吳玉珍：我到合作社買米去，你去玩去吧，我一会就回來。

（寶下）媽呀你再把豬喂一喂。

〔剛要走，馮上。〕

馮大嫂：上哪去呀？大妹子。

吳玉珍：我要買米去，到屋吧，馮大嫂。

馮大嫂：我不到屋了，可不是怎的，我也得買米去，一会咱倆一起去吧。

吳玉珍：來吧，馮大嫂，到屋坐一會兒吧。

馮大嫂：行啊，你說我呀，一天要不來一趟呀，就像心里有

点事似的。可是呢，剛才吵吵什么？

吳玉珍：你別提了，咱們跟前這些孩子真氣死人，到一塊就打，我們小寶一出去就受欺負。

馮大嫂：（奉迎地）可不是怎的，我才來看一幫孩子和小寶在吵，等我一到跟前小寶就跑回來了。

吳玉珍：這不是你親眼見到了，要不就好像我護孩子似的。

馮大嫂：地大嬸，你這個人對人處事誰還不知道，管多咱都是開通，我可真佩服你。

吳玉珍：馮大嫂，你可別奉承我了，我可受不了。

馮大嫂：我倒不是奉承你，可大妹子我有話就要和你說，有些人我可真不滿意他們，背後老講究你。

吳玉珍：誰講我什麼啦？

馮大嫂：（又想不說）沒什麼，我是說，誰也沒說什麼，我是說……這個意思。

吳玉珍：不對，馮大嫂，你這話里有話。咱倆在一起住了這麼多年了，你還不知道我的脾氣，你當我說怕什麼的。

馮大嫂：（想說又止）我要說，好像我扯閑話似的，代表不是開會說了嗎：要想加強小組的團結呀，就得取消扯閑話的。

吳玉珍：你當我說怕什麼，我還能說你扯閑話了。

馮大嫂：我說了你可不許生氣呀！（看左右無人）來，我告訴你。（和珍耳語）

吳玉珍：啊！這是誰說的？我對老人不好，我非找他們去不可。

馮大嫂：我不是說不叫你生氣嗎？你要一找不顯得我……那多不好。

吳玉珍：我倒不是愛生氣，馮大嫂叫你說，你常上我家來，你說我哪點對老人不好？

馮大嫂：咱可沒見到，要說你對老人那真是百里挑一。

吳玉珍：那她們為什麼說我對老人不好，這要傳出去有多不好。馮大嫂，你告訴我，這話到底是誰說的？

馮大嫂：看你还生这么大的气，不是常言說的好嘛，沒孩子誇干淨，沒老人誇孝心，老娘們吃飽了沒什麼事往人家一坐，不是講張家長，就是講李家短，誰道別人啦，我可真看不慣。大妹子，你可別往心里去。

吳玉珍：不是，馮大嫂，耳不聽心不煩，眼不見咀不饞，你告訴我，這到底是誰說的？

馮大嫂：（怕事地）你看，你还追問什麼呢？就當我沒說還不行嘛。

吳玉珍：哼！你不說我也知道，准是我們老太太說的。

馮大嫂：管她誰說的，反正咱們心里干淨就行了。

吳玉珍：不管怎麼說吧，咱可不能像她們以的，又演劇又跳舞，就拿上次演劇，小金子給老王當老婆那個事，要叫我呀，真磨不開。

馮大嫂：唉！演劇當老婆還是小事，下台就沒事了。你還沒看見那跳舞的呢，一個男的抱著一個女的，就這樣（拉過珍學）滿地亂轉。

吳玉珍：看你还學那個死樣呢。可你怎么看見的？

馮大嫂：怎麼看見的？我就是為這事特意告訴你。昨天不是禮拜六嗎，小梅她爹又刮鬍子、又換衣服，我一猜這裡就有勾當。他前頭走了，我就偷偷地在後面跟着。到了俱樂部門口他就進去了，我扒窗戶往里一看，嗨，可有個

瞧頭啦。

吳玉珍：你都看見什麼啦？

馮大嫂：連男帶女一屋子，都攔着抱着在那跳舞呢！

吳玉珍：你看見我們家你大兄弟沒有？

馮大嫂：大兄弟是工會主席，還能少了他啦。你說，我一看小梅他爹在那跳舞，當時我差點沒氣炸了肺，氣的我回家把門就掛上了，他回來了叫半天門，我裝着沒聽見，沒給他開。後來他把小梅叫醒了，我才給他開的。

吳玉珍：怪不得昨天晚上十一點才回來，有這麼好地方還能想家了。

馮大嫂：大妹子，說實在的，小梅他爹上班干活我是真心疼他，怎麼也得想法給他做點順口菜吃；可是他要是跳舞去，我連鹹菜都懶的給他切。

吳玉珍：你看你還吃上醋了，大哥都那麼大歲數了，誰還能跟他……

馮大嫂：熊色吧，也就是我不嫌乎他，別人誰能跟他，鬍子拉叉的，老婆孩子一大幫，哪像你們家大兄弟，又年青又是個幹部。（珍有點不是意思）可大妹子，我說這些話你別往心裡去，現在當幹部的可不行亂搞呀！

吳玉珍：大嫂，你還多咱去，來招呼我一聲，我也看看去。

馮大嫂：好，等再有我來找你，咱倆一塊去。你看，咱倆光顧閑扯了，都十點了，快去買米去吧。（二人下）

〔娘由廚房出來。孫主席上。〕

孫貴林：媽，我的材料你看見沒有？

孫母：什麼材料？

孫貴林：總結材料。

孙 母：我不知道，你找一找吧。

孙貴林：媽，你怎么的啦？

孙 母：沒怎么的，你快找材料办你的事去吧，我去喂喂猪去。

孙貴林：媽，我不是不讓你干活了嗎，你怎么还干？

孙 母：不干！不干不成了吃閑飯的了。

〔這時，珍買米回來，走到門口聽見了，放下東西

繼續偷聽。〕

孙貴林：誰說的？宝兒他媽？

孙 母：不是，你快办事去吧。

孙貴林：媽，你有什么事，就当我說吧，別叫我着急了。

孙 母：唉，过日子閑事真多啊！看起來人老啦真是不中用了，干活干多了干不动；不干吧，又成了吃閑飯的啦！

孙貴林：我不是告訴你了嗎，你別干活。

孙 母：不干，不干能行嗎？

孙貴林：不好叫宝兒他媽干。

孙 母：咱能去吩咐人家！

孙貴林：好了，媽你別說了，等有工夫再說。

孙 母：有工夫你也別說，听見沒有。

孙貴林：啊。媽，我的材料你沒看見？

孙 母：好好再找一找吧。

孙貴林：在这呢，誰給放在这兒了？媽，我去开会去，你別出去了，在家歇着吧。

〔孫正要走。王上，看見珍。〕

王鳳蘭：玉珍嫂，你做什么呢？

吳玉珍：我去買米剛回來。你到屋吧，鳳蘭。（玉珍把米背